



严酷的宗法社会扼杀了“生机”？

伊朗，民生那些事儿

出租车司机霍达伊没有去参加游行，他对《世界博览》特约记者说，他不敢去参加，因为老婆孩子还指着他赚钱养家。

特约记者|罗来安（发自伊朗）

眼看“阿拉伯之春”风起云生，伊朗反对派领导人穆萨维和卡鲁比再也坐不住了，他们决定赌一把，搞个大动作，以提振改革派萎靡已久的士气。

2月14日，平静一年多的伊朗局势突然波澜再起，数千人涌上革命大街、自由大街、霍梅尼广场等地举行游行集会。比起2009年6月时的百万人游行，这次规模已经完全不同日而语了。如果不是当天有传言说游行获得了官方批准，可能参加的人会少些。

德黑兰的“源”

2月初，穆萨维和卡鲁比向伊朗内政部提出了游行申请，以支持“埃及革命”。但内政部认为他们的申请是另有政治目的，没有批准。游行者与现场维持秩序的警察和巴斯基民兵发生了冲突，多人被捕，两人死亡。

死者据说是被游行队伍中的“暴乱分子”开枪打死的。死者之一，德黑兰艺术大学学生贾勒据称是巴斯基民兵组织成员，两天后官方为他举行了隆重

葬礼。

出租车司机霍达伊没有去参加14日的集会，他向《世界博览》特约记者称：他同情抗议者，但是自己不敢去参加，因为老婆孩子还指着他赚钱养家。

霍达伊老家在伊朗著名的核基地纳坦兹附近的奥比扬奈村，这个村庄记者去过，很有名气，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名单，有两千多年历史。当地人还操古老的巴列维语，被认为是波斯文化的活化石。

家乡这么好干嘛还要出来打工呢？

“家乡是很美，也有不少人慕名前去旅游。但旅游在伊朗赚不到钱，因为伊朗人旅游一般都在户外野炊，村里也有几个餐厅，但即使是旺季也没几个顾客。另外，游客进村不用买门票，村里也没有收费景点，唯一能赚钱的大概就是当地妇女向游客卖点水果干。”

霍达伊的话让《世界博览》记者想起另一次去大不里士参观当地黑教堂的经历，整个一上午只有记者和同事两人参观，而那个黑教堂也是上了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

“外国人谁会来伊朗旅游啊？这里不让喝酒，也没任何娱乐设施，谁来啊？资源再好也白搭。”霍达伊说道。

现在奥比扬奈村十户九空，只剩下一些老人还在骑着毛驴拉柴火，年轻人都去德黑兰或者伊斯法罕打工了。“家乡好，可是年轻人在村里连个玩伴都找不到，谁还呆得住？”

霍达伊来德黑兰七八年了，他在市公交局有份工作，每天上半天班，领一份很低的工资，下班后他来记者住处附近的一家出租车公司上班，每天工作12个小时以上。在伊朗像他这样同时做两份甚至几份工的人非常多。

辛苦一个月大概能赚到七八十万土曼（约5000元人民币），霍达伊在房价便宜的南郊租了个二居室住，这样每月房租要花去一半收入。他老婆有时去打点零工，但主要还是照顾他和两个上中学的孩子。大儿子明年就要高考了，如果考不上公立大学，就只能去上收费昂贵的私立学校。每次说到这里，性格爽朗的霍达伊脸上都会现出一丝苦涩。

“把命运和希望交给真主”

乡下人想进城，住在大城市的基万尼却想搬到小城市去。今年34岁的基万尼又失业了，尽管他精通中文，但大城市物价节节攀高，基万尼能想到的应对措施只有节约。

“如果节约还不能维持，我就打算搬到小城市去了。”他无奈地向《世界博览》记者说道。现在他住在西阿塞拜疆省会大不里士，2009年他曾获得一所中国机构颁发的知识竞赛特等奖，得到了一次免费到中国旅游的机会。

“外国人谁会来伊朗旅游啊？这里不让喝酒，也没任何娱乐设施，谁来啊？”

他一直非常关心中国，长期关注中国的信息，他的理想是到中国做生意。不过，目前最大愿望还是尽快找到份工作养家糊口。

记者问他在找工作上是否得到过政府帮助，失业了是否能领到救济金？以后老了，无法工作，能否保证老有所依？

基万尼摇摇头，“很遗憾，什么帮助也没得到过，只能把命运和希望交给真主。”

和他同病相怜的还有武术教练贾法里。

靠着亲朋好友七拼八凑来的钱，贾法里圆了一回明星梦，他主演的伊朗第一部功夫片终于杀青，现正进入后期制

↓在穆斯林国家，女人能够到公开场合游行已经证明了妇女在这个国家的权利。伊朗妇女只是必要地用面纱遮盖头发以显示其谦卑，以及穿长过膝盖的衣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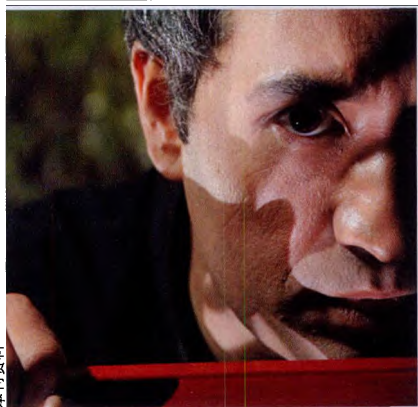
图版三十七



图版三十八



拉夫桑贾尼



拉夫桑贾尼

贾法里自筹资金拍摄的电影《红龙1》的剧照

作阶段，伊历新年（3月20日）前有望与观众见面。

贾法里今年35岁，9岁习武，13岁开始专攻少林象形拳。

2006年，贾法里到中国河南的嵩山少林寺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培训，获得少林寺颁发的学习象形拳的证书。从少林

寺学艺回国后，贾法里开始把全部精力投入到象形拳推广工作中，现在伊朗大多数省份都有他的弟子。

不过，仅靠教武术在生活成本昂贵的德黑兰是很难维持生计的，一般伊朗武术教练都有其它工作保证生计，而贾法里目前全部收入都来自其弟子的缴费。

贾法里不仅武艺高强，还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和俄语，业余时间还喜欢作诗和写剧本，多才多艺的他很想影坛拳打脚踢一番。他和朋友合写了剧本，为了一圆明星梦，贾法里决定搏一下，他担任主演兼制片人，聘请大牌明星加盟。

在亲朋好友的资助下，首部伊朗制作的中国功夫片《红龙1》即将制作完成。影片制作前后又投了不少钱做宣传，贾法里师傅开始在影视圈有了点名气。但是不久前，他告诉记者说想离开伊朗去国外发展。

“这里太难了，上面说这部片子里很多镜头有问题，比如男女同台演出、一起练武的场面，还有舞龙舞狮，这些都要删掉。都删掉了这片子还怎么看啊？但是不删，伊斯兰文化指导部就不发许可证，那样我将血本无归！”他向记者抱怨道。

2009年，贾法里的象形拳团队曾应邀到北京孔子学院总部，参加全球汉语爱好者文艺汇演，过去一年多时间里，他和弟子们经常出现在一些体育文化活动的仪式上。但这在保守的伊朗也犯了忌，他们的活动经常受到干扰，贾法里本人也被一些莫名其妙的人警告，伊朗武术联合会甚至吊销了他武术教练的资格。贾法里说，有一家格鲁吉亚电影公司已经与他签了约，等《红龙1》上映后他就去格鲁吉亚。

死刑里的“改革”

“2·14骚乱”很快平息，德黑兰没有像其它阿拉伯国家那样延续动荡。事实上早在2009年12月底的“阿叔拉节骚

乱”后，改革派就再也无力举行大规模抗议活动了，最大的改革派政党——伊斯兰参与党骨干现在都在监狱里。

要求处死“骚乱头目”穆萨维和卡鲁比的声音每天铺天盖地。穆萨维曾经在两伊战争期间担任8年总理，而卡鲁比也两度出任议长。同时被要求处决的还有以提倡“文明对话”著称的前总统哈塔米。

面对舆论压力，伊朗司法总监萨德克·拉里贾尼说这件事他做不了主，需要最高领袖哈梅内伊权衡全局决定。强硬派代表、宪法监护委员会主席贾纳提开始安抚，他说，“骚乱头目”政治上已经死亡，把他们软禁在家就够了。

前总统、前总理、前议长都成了“骚乱头目”，巴斯民兵代表甚至在大学生贾勒的葬礼上喊出了“打倒拉夫桑贾尼”的口号。

拉夫桑贾尼目前还担任伊朗专家会议和确定国家利益委员会主席，是与哈梅内伊资格相当的伊斯兰革命元老，2009年总统大选，他和哈塔米全力支持穆萨维，但最终还是不敌得到哈梅内伊支持的内贾德。

2月20日，拉夫桑贾尼女儿因发表煽动性演说被捕，他的一个儿子也被司法部门列入通缉名单，目前出逃国外。

今年3月8日，负责选举和监督领袖的伊朗第四届专家会议将举行全会，伊朗媒体开始鼓吹这次会议主席团应该改选，拉夫桑贾尼不能再担任专家会议主席。

改革派在伊朗政治上已经被判了“死刑”，被视为改革派同情者的温和派领导人拉夫桑贾尼还能支撑多久？3月8日举行的专家会议可能会透露出一些信息。

不过，用出租车司机霍达伊的话说，“谁也不知道伊朗将来会怎样。”■



← 一时逢伊朗总统大选，尽管美伊关系等外交话题时常被选民热议，但就业、住房、减贫等民生议题更是各界关注的焦点。现任总统内贾德同其他参选竞争者的辩论也往往围绕着经济发展问题展开。图为伊朗德黑兰市容。



← 没有多少伊朗女人会愿意不戴面纱，伊朗女性正关注着她们更感兴趣的话题：与男性同胞肩并肩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并且行使所有的一个先进文明社会所赋予她们的权利：上大学、参政议政、结社自由以及其他许多不足一一提及的事情。